

人民滑稽剧团的仓库里，有两件服装，粗看不过是旧戏服，其实这是清朝皇宫内侍们穿戴的官袍。据说这种圆领马褂袖、宝蓝底色、金钱镶边、五彩团绣的袍子是江南织造局的正宗货色。难怪历经百年沧桑，仍然发出迷人的光彩。看到“宝货”，不禁使我想起滑稽界的元老——张樵依先生。

张樵依台风稳健、嗓音宏亮、大智若愚、妙语不断，塑造过众多舞台角色，如《苏州两公差》中的邱太师、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中的杜福林等，无不性格鲜明、形象饱满。他与滑稽泰斗杨华生配合默契、珠联璧合，表演的独脚戏《宁波空城计》《戏曲杂唱》等脍炙人口、百听不厌。生活中，张樵依爱团如家，人缘极好，大家都尊称他“张伯伯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剧团赴京演出滑稽戏《苏州两公差》。中央领导陈云两次观看演出，热情鼓励。早晨，张樵依走在北京街头散步，边走边想：“应当提高艺术质量，才不辜负首长的期望，现在舞台上钦差的官服太差劲啦……”迎面走来两位男性老者，面孔白净无须，说话尖声细气，走路扭扭捏捏。喔！明白了，他们肯定是前清皇宫的内侍——太监。出于善于观察生活的习性，张樵依转身跟在他们后面。两位老者熟门熟路走进旧货寄售店，打开包袱，准备出售太监官服。由于价格谈不拢，俩人准备打道回府。张樵依主动上前自我介绍，说明演出需要，愿意收购服装。两位老者



管同欽  
廬中皆良駒  
(意大利城市二)  
昨日迷面：誠意伯  
(二字股市用語)  
謎底：封基  
(注：明太祖謀臣劉基——字伯溫，封為“誠意伯”，故扣)

走进徽州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黄山第一峰——潜口紫霞山麓的潜口古宅，真不凑巧，碎步走上五百年前尼姑修建的“荫秀桥”，阴沉的天就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这次出游我偏偏疏忽而忘带伞，只好凑合在别人伞下。停憩在善化避雨亭里，一幢幢白壁黛瓦马头墙的徽式人家掩映在一片绿荫中。



七夕会  
行旅印痕

通情达理，欣然应允。张樵依带着衣服回剧场，让演员试穿：哇！宝蓝色长袍配上杏黄色马褂，非常漂亮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为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，剧团赶排《阿Q正传》，张伯伯主动请缨，协助解决戏服。原来，张伯伯住房附近就是“淮国旧”（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）。平时，他喜欢去寄售处坐坐。有时顾客拿来稀罕的抵押品，估价员眼

生，张伯伯见多识广，能帮助鉴定。比如，有人拿来一只长条形的空心藤制品，要求寄售。张伯伯如数家珍：“迭只是抱枕，雅称‘睡美人’，热天抱着睡觉，交关舒服。”其实，张伯伯去旧货店目的很明确：为剧团收

购些价廉物美的“行头”。《阿Q正传》排戏工作紧锣密鼓。试装时，张伯伯拎着大礼包走进排练场。他宣布道：“请大家来试穿服装。”我嘀咕道：“肯定是淘来的旧货。”张伯伯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对的，演这种戏，旧衣裳比新衣裳好，有时代气息。喏，这件棕色外衣配黑色背心，给杨华生扮阿Q。王汝刚，依穿这件土灰色短衫，再戴顶乌毡帽，扮演绍兴乡下人，像透像透……”我老大不愿地接过皱巴巴的旧衣服，一打量叫道：“哎哟，不对呀，这件衣裳太襟的，是女人穿的。”“你年纪轻，不懂的，老式中装只分颜色，不分式样的。”我边穿边想：“张伯伯有点‘寿头寿脑’，买来衣服也像‘寿衣’，穿上迭种衣裳，人物形象肯定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出土文物。”

说也奇怪，等到全体演员穿戴整齐，排练场竟出现奇迹：仿佛时光倒流，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、吴妈、地保……一个个栩栩如生，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导演满意地连声叫绝。

彩排后，导演又提出要求：“阿Q梦境中必须出现天兵天将”，因此急需古代武将穿戴的盔甲。张伯伯头脑灵活，想出省钱又有效的办法：他先从京剧院借来一套样板服，然后买来几张牛皮纸、依

在徽州，十三四岁往外一丢。”那丢在外的人发奋拼搏，若干年后，就有几个出人头地，堂堂皇皇地衣锦还乡了，于是选择了潜口风水宝地，不惜财力精力建起了一栋栋高宅楼宇。这里依山傍水，清静闲逸，景致优美，真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高远意境。传说潜口村最初即取之退官隐居的陶潜之名，更有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蕴意所在。

雨越大越大，我不得不在村口小店买了把伞。古老的潜口人是真正懂得诗意地居住，大雨清洗下的潜口山庄另有一番情趣，树木青翠欲滴，空气湿润，不冷也不热，走进高旷

样画葫芦，裁剪成型，最后动员自己的儿子——著名舞美设计师张永昌义务劳动，硬在牛皮纸上一笔笔描绘出盔甲样式。

正式演出时，在舞台灯光照耀下，纸盔甲居然光彩夺目，以假乱真，张伯伯操一口浦东方言，得意地说：“人家买一套盔甲起码1000元，我侬做了四套只花100元，效果也蛮好，不过请穿的朋友帮帮忙，千万不能碰水，碰到水就像泥菩萨淋上阵头雨——糊踏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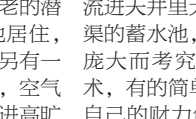
是绿意葱茏的夏天，太阳收去最后一缕扎人的光。走出屋子，空气中流动着阳光爆出的植物清香。我拎着竹篮，和着“嘶啦、嘶啦”的蝉叫声，走走院后的菜园子。菜园的篱笆，都是用竹梢头和木槿围成的。一树树粉的紫的木槿花热闹地开着。我凑近摘下一朵，贪婪地嗅闻，又顺手插在辫梢上。然后采下满满一篮青青的木槿叶，三步一跃地回家。

晴好的早上，母亲早就用木桶、木盆之类装满水，放到院子的水泥地上晒。到了傍晚，消了暑气，拿脸盆舀些晒热的水，把采来的木槿树叶放水中搓揉，直到水面飘满莹白的泡沫，再收去树叶。然后给我洗发。细细揉理，轻轻漂濯，洗后头发不但有植物的香，还清爽、顺滑无比。

搬离老家后，童年时熟悉的花草轶事，一并渐行渐远了。

再见木槿，是隔了二十年光阴后的今夏。我在路上赶，是要去一个城市开会。车在路上跑，景在身后移。那些樟树、梧桐，蓊郁葱茏，都到了生命的鼎盛。临水逶迤的芦苇丛，也已是柔蔓苍苍，把一弯溪水，映得绿盈盈的。那些木槿花开在路边，隔开四五米就有一树。长而细的枝条如焰火喷射，散开。缀在枝间的花，是被唤醒的睡美人，清丽妩媚，繁花不绝，如

的古屋虽晦暗阴潮，但屋外春暖阳升，便觉内屋清新惬意，凉爽宜人。最具徽派建筑特征的潜口村，家家户户为了安全谨慎，高高砖墙内封闭无窗，全靠厅堂的一方天井采光，透风，蓄水。今日大雨，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徽州人家“肥水不外流”，滴滴嗒嗒的雨水流进天井里大如鱼缸，小似水渠的蓄水池，蓄水池造型有的庞大而考究，有的精致而艺术，有的简单却实用，但都按自己的财力创意而匠心独具。



夜光杯

当年，焦裕禄为了改变兰考面貌，忍受肝癌引起的剧痛，坚持工作，直至心脏停止跳动；而今，邓小平为了使老百姓脱贫致富，勤劳成疾，献出了年仅五十一岁的生命。他们的作为何以如此相似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们都有这样的座右铭：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。但愿更多的党员干部能把这条座右铭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坎上。



诗中写的：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/我已亭亭/不忧亦不惧……木槿，是一种怎样的花呢？甫一花开，就缀满树。像过年的时候，母亲在绿的盆景上扎的红红粉

## 朝荣木槿

阿果  
粉的纸簪，瞬间，那些盆景就繁花重重的。红花配绿叶，是极致的喧闹。我们见了都笑俗。母亲却不以为然，觉得很喜庆。单瓣的木槿花瓣薄薄的，透着微光，很是素雅宜人。迎着风，颤悠悠的，巧笑倩兮。那些路边的是叫朱槿，该是木槿家族中容颜出色的女子。花是重瓣的，娇嫩明丽的粉红色，有点像木芙蓉。在绿深处，躲着，笑着，艳而不俗。怎一个美字了得。

木槿还有别名——朝开暮落花，足见花期如蜉蝣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槿花》写道：“风露凄凄秋景晏，可怜荣落在朝昏。未央宫里三千女，但保红颜莫保恩。”诗人借木槿花之易落，喻红颜之易衰。郑风《有女同车》有“颜如舜华”、“颜如舜英”之说，即把女人的容貌比作木槿花，虽然含有赞赏的意思，却也暗喻了好花不常开。

女人如花，十有八九会想到她。别人眼里的

飘雨时节，潜口人守着高楼，坐井观天，伴着雨水和谐的音乐，燃一炷香，所有的好梦好愿便圆在了那个良辰幽景里。

骤雨中，我们的伞不停地撑开又收拢，踩着湿漉漉的鞋，走进一家又一家。500年前的老屋都空荡荡，一张旧床，一张八仙桌，一楹对联，而每进一家，必要走上又窄又陡又暗的楼梯，为的是上楼窥看曾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”“养在深闺人未识的”小姐闺房，并倚在飞来桥的美人靠上，遥想大雨天，当年小姐会盼望何人上门呢。瞻望着屋中斑驳风裂的梭柱，月梁，冬瓜梁，我们叹而观止，而窗栏上繁缛而逼真的

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。”在虎城老百姓心目中，邓小平就是他们的好大哥、好朋友。一到赶集的日子，乡亲们就三三两两往他办公室去说事儿、聊家常。他桌上的保温杯，村民们毫无顾忌地端起来就喝。由此可见，邓小平寿心中装着老百姓，而老百姓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。



她，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巨星，是呼风唤雨的公主。而夜深，熄了灯，她只是个不敢一人睡觉的普通女子。她的孤寂没人懂。她唱《女人花》，是开在滚滚红尘，芳菲不俗却寂寞深深的一朵。她在《胭脂扣》里，凄凄地，因情爱而萎谢。如花的等待，也是一场梦醒，一场失约。“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，妥善安放，细心保存。免我惊，免我苦，免我四下流离，免我无枝可依。但那人，我知，我一直知，他永不会来。”愿她也能如一朵清素的水槿，开在热闹的凡尘。但她不是。却像一束孤独的烟火，短暂而耀眼地开过夜空。

心里蛮喜欢汉代东方朔写给公孙弘借用马车的信中那句“木槿夕死朝荣，士亦不长贫也。”这样的寓意是好的，让人心生暖意。花开日日新。人不该因一时的贫困丧失信心，而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任何一朵花开都不只是为了被欣赏，相对于美丽，结果却更重要。花荣花枯，虽然只争朝夕，但这种凋落，不该悲观，该多点无悔和从容才是。



学知识须爱眼  
刘瑶

浮雕镂雕精致得让人忍不住要触摸。这是古代人精湛手艺的杰作，潜口人把打拼下的资本积累投注在坚固的梁屋，不仅昭示了他们的财势和成就，也为我们后人留下民间艺术的活专著。步出潜口村，我们跋涉在村边一条石卵石小径上，豆大的雨点把石卵石小路冲刷得光亮洁净，这条石卵石路真是好，即便大雨，想当初潜口人仍可脚不沾泥，鞋不脏污地尽情随意去享受“听鸟入林深，寻花探径远”的烟雨妙景。依回望雨帘中的潜口村，云霓缭绕，渺渺茫茫，古老山庄更显清秀雅致，那些杰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美妙组合也正应了那句“观皇宫去北京，看民宅去潜口”。

致富，他婉辞提拔，立足本镇，任劳任怨。又是抓修路，又是指导老百姓搞副业。他创造性地开发出了农业特色产业，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。邓小平自己生活上十分节俭，可他带头为“村村通”工程和“希望工程”捐款，几年累计达数万元。尤其令人敬佩的是，当他做了肺部手术还，还抱病到村里去落实修路的事。他义无反顾地说：“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。”

在虎城老百姓心目中，邓小平就是他们的好大哥、好朋友。一到赶集的日子，乡亲们就三三两两往他办公室去说事儿、聊家常。他桌上的保温杯，村民们毫无顾忌地端起来就喝。由此可见，邓小平寿心中装着老百姓，而老百姓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。

父亲走了，在那个谁都没有料到的2007年5月23日傍晚7时32分。那时，我正在新加坡前往旅行社取机票的路上，只以为父亲病重，于是决定比原定计划（也即学校放假日）提早2天回国。当夜我飞回家时，父亲已躺在了医院地下室阴森的太平间，我只摸到了父亲冰凉的脸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，极大的恐怖包围着我，直到父亲的那张脸被揭开时，我才忘了惧怕，感受到的是依然的亲切和慈爱，仿佛这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，仿佛我又坐在父亲的床头淡淡地聊着。

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“爸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”我哭倒在父亲的面前，父亲不睬我。

父亲是内向的，是寡言的。即使聊天，也是我说他听，偶然抛出一句提醒和劝慰。父亲极有涵养，我总毫无顾忌地把我的烦恼、我的忧虑、我的任性倾给他，他却从来没有一句责怪，且总能站在我的立场为我分析，找出我言辞的合理性，给予我极大的理解和宽容。我喜欢与父亲说话，那气氛是淡淡的，平和的，宁静的，是人生的思考，是心泉的交流。

“我想回国了，回来好好陪你和妈妈。”去年的一天我坚定地说，然后，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提出了将我购买的整间屋子出租的申请，并得到了批准。

“回来好啊，上海人都过得很轻松，你太辛苦了。”父亲平静的语调掩饰着满满的欢欣。

“爸，我已决定不回来了。”几个月后我因再次升职而变卦了，还把理由说了一通，父亲没有坚持，神情是淡淡的无奈。临走时他坚持把我送到机场，而不是如往常般送我至住家楼下，显得非常的不舍。这是2006年的12月，也是父亲最后一次为我送行。

如今想来，父亲是多么委屈着自己而接受我的变卦。他知道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而我主意已定，所以，他只能以默默的送行来表达他的珍爱。而我这一走，又将父亲留在了无尽的漫长的等待深渊里了，与逝去的十年一样。

“你爸爸天天在数着你放假的日子”，“你早点回来就好了”，邻居们这样说，亲友们这样说，揪痛我本已自责的心。

“爸，对不起。”我声声唤着，可曾经那么在乎我的父亲，此刻，却对我一理不理，无论我如何执意，如何纠缠。

我忽地想起了爸爸喜欢的越剧祥林嫂的那句话“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呀？”

如今，我好希望人是有灵魂的，那么，父亲就能越过千山万水，陪伴我，安慰我，将我从沉痛中拔出。

“爸爸，您在哪里？”在父亲走后我的看似若无其事继续执教的每一个日子，我总在清晨的泪光里、在新加坡的碧空里，寻找父亲的影子，然后在心底反复着一句从未说出口的话：“爸爸，我爱您。”

宣轩



重庆市委原党委书记邓小平寿，被人们誉为当代的焦裕禄。近日，由中宣部、中组部等单位组织的《邓小平寿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》在上海举行，众多与会者为邓小平寿生前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三十一年前，穷娃子邓小平寿当上了乡干部后，就暗下决心：“乡亲们把我养大，我一定要感恩。”上级先后两次要调他到县里当局长，可为了帮助老百姓脱贫，他创造性地开发出了农业特色产业，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。邓小平寿自己生活上十分节俭，可他带头为“村村通”工程和“希望工程”捐款，几年累计达数万元。尤其令人敬佩的是，当他做了肺部手术还，还抱病到村里去落实修路的事。他义无反顾地说：“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。”

在虎城老百姓心目中，邓小平就是他们的好大哥、好朋友。一到赶集的日子，乡亲们就三三两两往他办公室去说事儿、聊家常。他桌上的保温杯，村民们毫无顾忌地端起来就喝。由此可见，邓小平寿心中装着老百姓，而老百姓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。

父亲走了，在那个谁都没有料到的2007年5月23日傍晚7时32分。那时，我正在新加坡前往旅行社取机票的路上，只以为父亲病重，于是决定比原定计划（也即学校放假日）提早2天回国。当夜我飞回家时，父亲已躺在了医院地下室阴森的太平间，我只摸到了父亲冰凉的脸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，极大的恐怖包围着我，直到父亲的那张脸被揭开时，我才忘了惧怕，感受到的是依然的亲切和慈爱，仿佛这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，仿佛我又坐在父亲的床头淡淡地聊着。

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“爸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”我哭倒在父亲的面前，父亲不睬我。

父亲是内向的，是寡言的。即使聊天，也是我说他听，偶然抛出一句提醒和劝慰。父亲极有涵养，我总毫无顾忌地把我的烦恼、我的忧虑、我的任性倾给他，他却从来没有一句责怪，且总能站在我的立场为我分析，找出我言辞的合理性，给予我极大的理解和宽容。我喜欢与父亲说话，那气氛是淡淡的，平和的，宁静的，是人生的思考，是心泉的交流。

“我想回国了，回来好好陪你和妈妈。”去年的一天我坚定地说，然后，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提出了将我购买的整间屋子出租的申请，并得到了批准。

“回来好啊，上海人都过得很轻松，你太辛苦了。”父亲平静的语调掩饰着满满的欢欣。

“爸，我已决定不回来了。”几个月后我因再次升职而变卦了，还把理由说了一通，父亲没有坚持，神情是淡淡的无奈。临走时他坚持把我送到机场，而不是如往常般送我至住家楼下，显得非常的不舍。这是2006年的12月，也是父亲最后一次为我送行。

如今想来，父亲是多么委屈着自己而接受我的变卦。他知道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而我主意已定，所以，他只能以默默的送行来表达他的珍爱。而我这一走，又将父亲留在了无尽的漫长的等待深渊里了，与逝去的十年一样。

“你爸爸天天在数着你放假的日子”，“你早点回来就好了”，邻居们这样说，亲友们这样说，揪痛我本已自责的心。

“爸，对不起。”我声声唤着，可曾经那么在乎我的父亲，此刻，却对我一理不理，无论我如何执意，如何纠缠。

我忽地想起了爸爸喜欢的越剧祥林嫂的那句话“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呀？”

如今，我好希望人是有灵魂的，那么，父亲就能越过千山万水，陪伴我，安慰我，将我从沉痛中拔出。

“爸爸，您在哪里？”在父亲走后我的看似若无其事继续执教的每一个日子，我总在清晨的泪光里、在新加坡的碧空里，寻找父亲的影子，然后在心底反复着一句从未说出口的话：“爸爸，我爱您。”

宣轩

